

主编 / 林贤治

一只黑手套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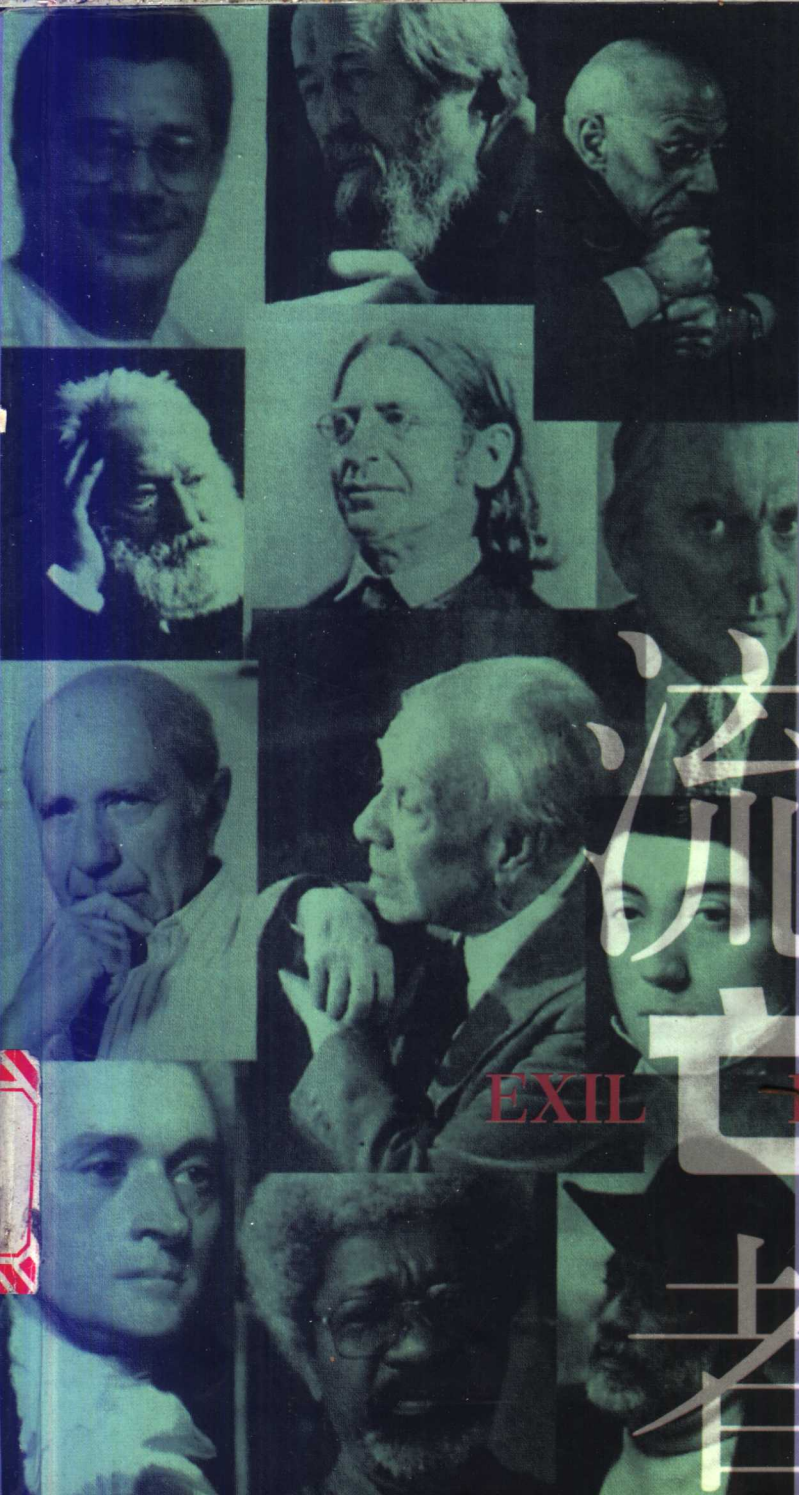
卷
流亡者文丛·小说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刘文飞 李政文 / 编选

流亡者

EXIL — ER



主编 / 林贤治

一只黑手套 B

卷 流亡者文丛·小说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刘文飞 李政文 / 编选

流亡者

42.85
LWF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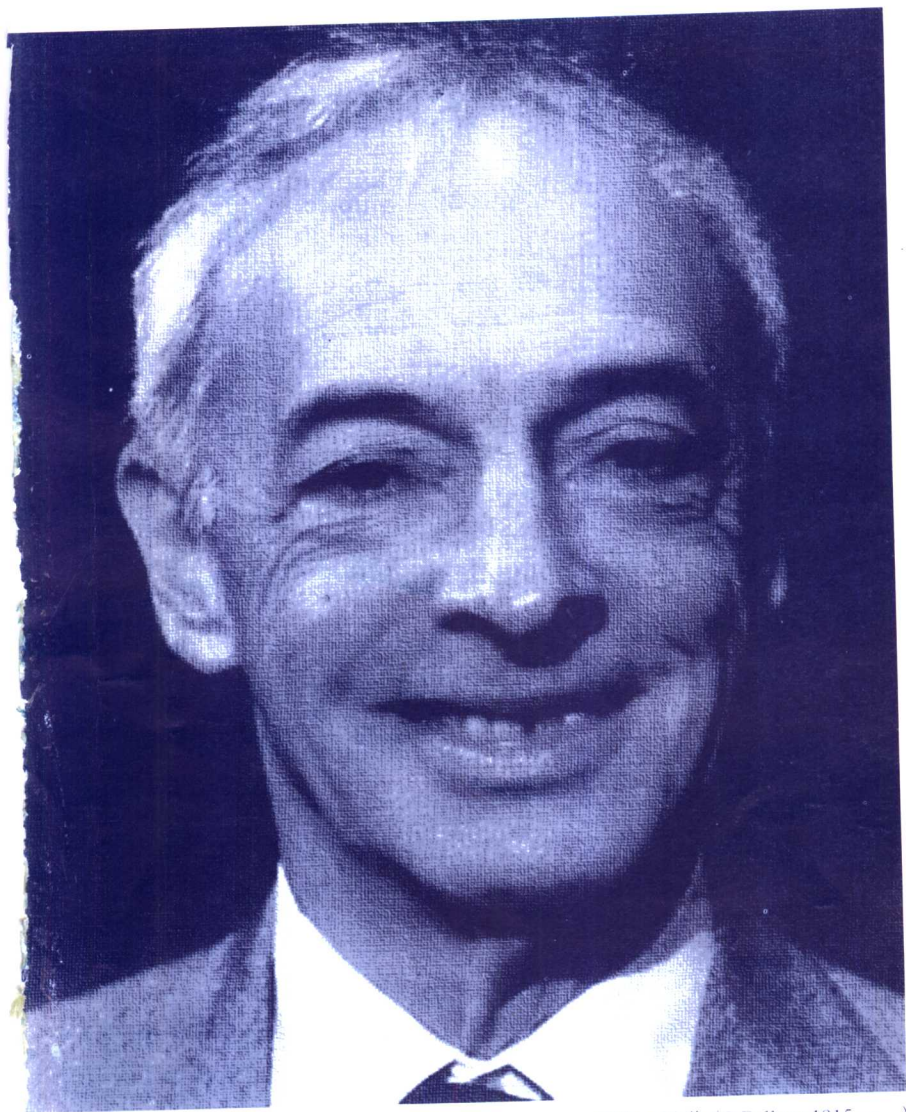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黄筑荣
特约编辑:陈常锦
装帧设计:曹琼德

一只黑手套

流亡者文丛·小说卷(B)/刘文飞 李政文 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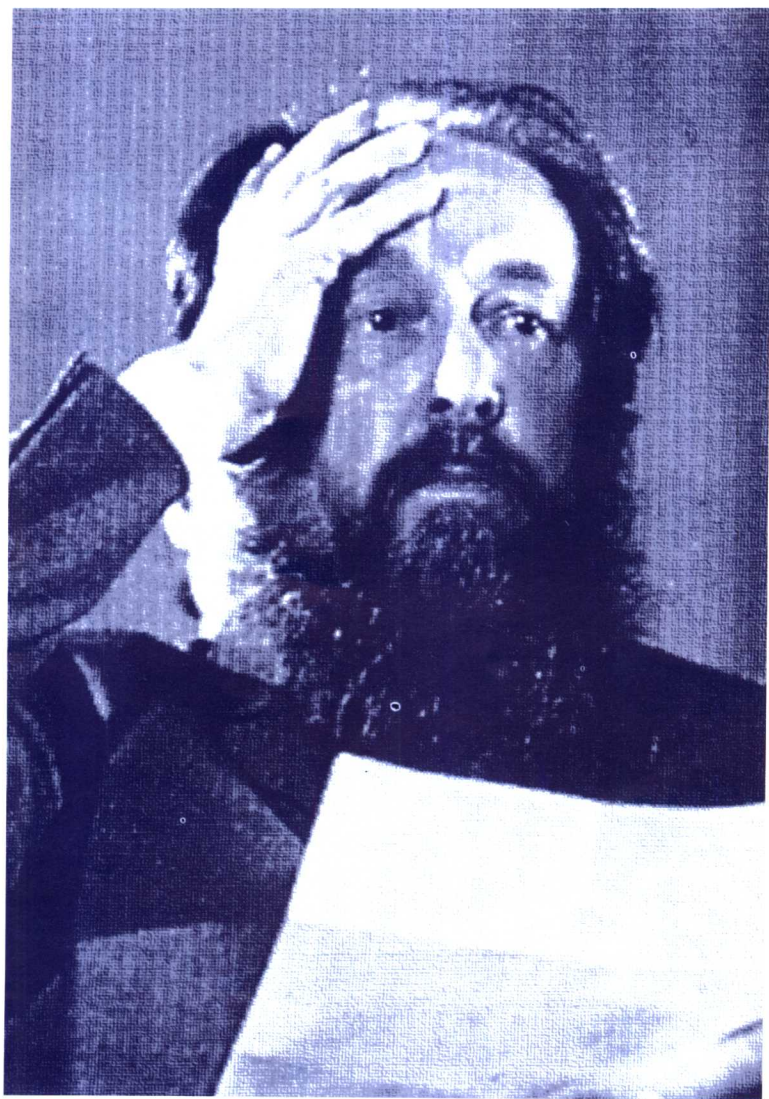
主
编
/
林
贤
治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开本:32开
印张:13.25
插页:8
字数:309(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221-04842-8/I·1087
定价:22.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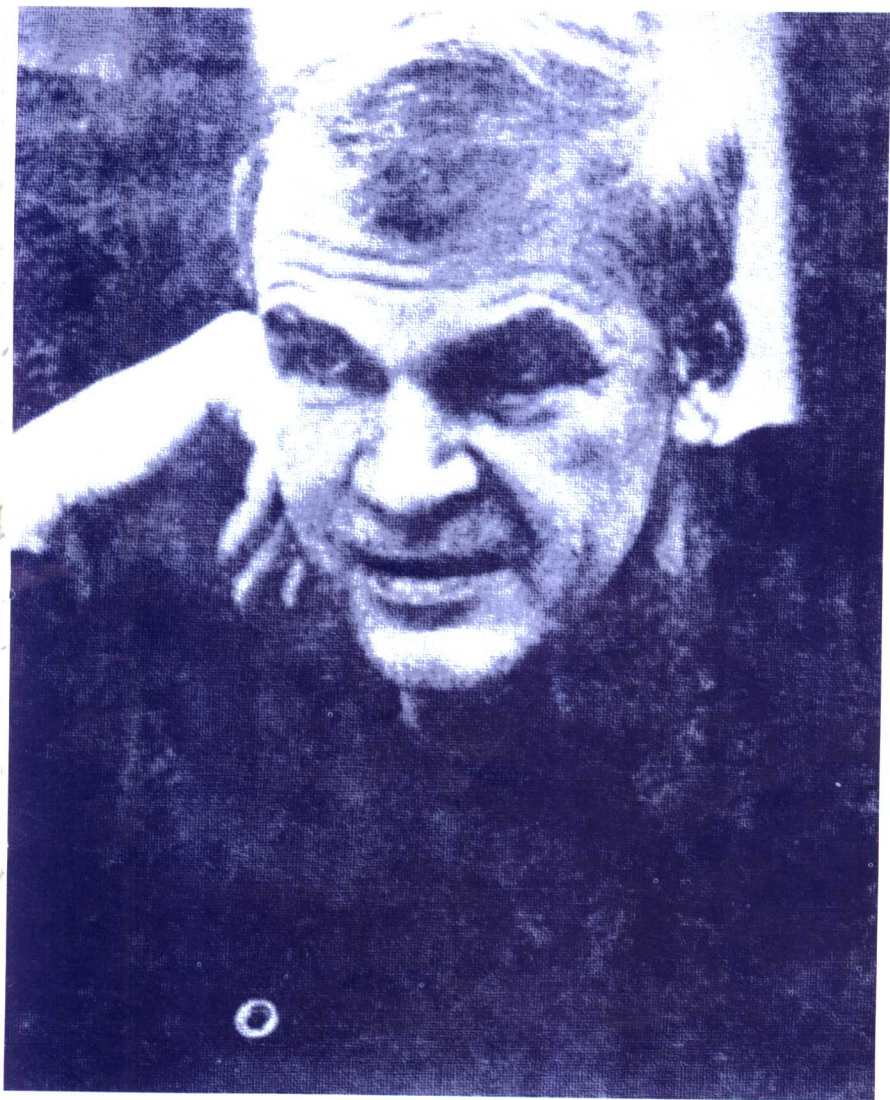
索尔·贝娄 (S.Bellow, 1915—)

流亡者
EXILER



索尔仁尼琴 (1918—)

流亡者
EXILER



米兰·昆德拉 (M.Kundera, 1929 —)

流亡者
EXIL_{ER}



拉什迪 (1947—)

流亡者
EXILER

总 序

林贤治

十多年前,即有论客断然宣告:现在已经到了“非英雄化”的时代。后来,文界果然有了关于鼻涕毛毛虫之类的“实验性”叙事话语;再后来,连“躲避崇高”的高论也都出来了。然而事实上,却别有一些人,以无比艰苦、永不停顿的工作和斗争,改造着周围的世界。正如鲁迅所说,这是地底下的“中国的脊梁”;不是几个嗤笑英雄的英雄,以自欺欺人的笔墨和脂粉所能抹煞得了的。

世间的英雄,好像历来就有这样两种:一种以暴力称雄,如恺撒、拿破仑;一种则宁死不能屈从别人的奴役,从而以暴抗暴,如斯巴达克斯、玻利瓦尔。前者追求王冠与权杖,英雄的名声就建立在这上面;后者惟存在于英雄主义行动本身。还有一种人,除了思想和声音一无所有;因为无力抵抗,只好任由法律、刺刀和大棒的驱逐,或者自动逃亡。此即所谓“流亡者”。

为了众人的福祉与独立的信仰,这些流亡者,宁愿担受亡命的厄运,也决不肯做顺民,更不用说颂扬暴政了;在辗转流徙之中,始终保持着心的反抗,倘使没有几分英雄主义是不容易做到的。勃兰兑斯在论及19世纪初法国的“流亡文学”时指出:“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有的反对恐怖统治,有的反对帝国专制,要看他们是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政治霸权的不测之威,简直不可理喻。作为反对派,流亡者不可能像身穿燕尾服的议员那样,在宽敞富丽的议政大厅里侃侃而谈;或者像被豢养起来的院士那样,从容地写些供上头参考

2 总序

的策论。他们发出异端的声音，需要付出人生的全部幸福乃至生命作为代价。

每当零散地读到流亡者的文字，心中没有不起波澜的。感动之余，这才生出一份集中保存下来的心思。经同几位朋友谈起，得到一致的赞同，便终于有了眼下的这样一套丛书。在坊间满目豪华、雅致、艳丽的出版物中，譬如搁上几块焚余的笨重的砖头，虽然不甚协调，倒也算得多出一种色彩；夸大一点说，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参照”罢。

流亡者写的书，是与“为艺术而艺术”完全绝缘的。作者因流亡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赋予作品以苦难和英雄的双重气质；以致无意讲究形式而具备了自己的形式，无意追求风格而完成了自己的风格。由于作者处于地下状态，所以能够以平民的身份说话；不像一些纯粹的作家，总是企图在书中暗示或炫耀自己的尊贵与聪明。身为“世界公民”，遭到恐怖和死亡的追逐而栖无定所，却始终忠实于大地和人民；虽然在实力悬殊的斗争中，表现了极度的高傲和勇敢，而在人民的面前仍然显得那么谦卑。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坚定而执著；即使连最亲昵的人们报以冷漠、误解，甚至仇恨，一样不予规避，直到最后把自己牢牢钉死在现实的十字架上。这就是人格的神圣的力量。所谓文学，其实是人格的文学。文学的真伪优劣，惟从思想和生命的原生状态中获得本质的说明。

流亡者的文学，原本并非作为艺术的范本而出现的，及至穿越蒙难的时代而至今日，也当算是历史性的文献了。好在人类的进步事业远比文学事业本身要伟大得多。仅此一端，丛书的编辑便不失为一种欣慰的纪念；虽然出版以后，逃不掉寂寞的命运是很可能的。

但是，它们到底会找到自己的读者；

——我不相信，人们活着可以不需要精神。

目 录

总 序	林贤治	1
[阿根廷] 胡·戈里蒂		1
一只黑手套 [1]		
[古巴] 迪·特赫拉		24
罗伦莎 [24]		
[委内瑞拉] 鲁·韦博纳		29
来自美国的报道 [29]		
[德] 黑 塞		36
克诺尔普——克诺尔普生平的故事 [36]		
[乌拉圭] 奥·基罗加		119
桀骜不驯的反抗者 [119]		
[奥地利] 茨威格		158
象棋的故事 [158]		
[奥地利] 韦弗尔		211
复原十字架的真实故事 [211]		
[危地马拉] 阿斯图里亚斯		241
加利娅 [241]		
[英] 卡内蒂		257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 [257]		
[乌拉圭] 胡·奥内蒂		291
短篇小说两篇 [291]		
[厄瓜多尔] 佩·维拉		307
照 片 [307]		

2 目 录

[巴拉圭] 罗·巴斯托斯	313
部长的接见 [313]	
[乌拉圭] 马·贝内德蒂	324
如同格林威治 [324]	
[危地马拉] 奥·蒙特罗索	340
天 堂 [340]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344
一路顺风,总统先生 [344]	
[智利] 米·卡维萨斯	369
达涅拉 [369]	
[智利] 伊·阿连德	380
复 仇 [380]	
[智利] 罗·基哈达	388
外国人 [388]	
[德] 赫·米勒	398
死亡遍布的地方	
——马拉穆列什夏之旅 [398]	

[阿根廷] 胡·曼·戈里蒂

范 宜 译

一只黑手套

胡安娜·曼努埃拉·戈里蒂(1818——1892),阿根廷文学史上有名的女作家,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军官家庭,14岁和一位玻利维亚军人结婚。由于政治原因,后来离开丈夫流亡利马。

戈里蒂自幼好学,尤其爱好文学。1845年出版长篇小说《笛》,开始文学生涯。187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生活全景》,副题为《小说、幻想、传说和关于美洲的描述》。她的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历史故事、印第安人传说、人物传记、幻想故事、社会事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有的作品具有《一千零一夜》的结构形式。

从年代上讲,戈里蒂是阿根廷第一位女作家。

一 友谊的纪念品

这是阿根廷的一个无比美妙的夜晚。皎洁的月光沐浴着拉普拉他河的迷人的河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座落在果木园和白杨树林的绿荫丛间的千百幢异常漂亮的别墅和楼阁闪着光亮。虽然时光还早,这座大都城的郊外,一切都已经陷

入了寂静，到处一片凄凉，只听得见附近的河流发出的滚滚的涛声和从杨柳叶间吹过的风的沙沙声。

忽然，一个人声，一个女人的奇妙的声音传来，和自然界的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这个声音，柔和而稳定，从一条浓密的林荫路的深处慢慢升起，以难以形容的音调唱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歌。

“我真的又看见了你？”

歌声突然被一辆走近来的马车声打断。

一辆雅致的双座四轮马车停在一幢别墅的台阶下。一位衣着华丽的猎人，打开车门，把手伸给一位身材苗条、柔软，目光机警、逼人的小姐。她像小鸟儿一般，轻盈地跳下踏板，登上台阶，走进了门廊。

看见她走来，在头一间客厅守夜的看门人深深地向她鞠了个躬。

“我的朋友，”小姐对看门人说，一面用不安的目光环视着周围：“你的年轻主人睡了吗？”

“我的主人受伤了，小姐……”

“知道，知道。我就是为这事来的。请带我到他的房间去。”

看门人鞠了躬，带着小姐沿着一道面对花园的走廊走去。走到一扇门前停了来后，看门人想开门去通告主人，小姐却笑着把他推开，亲自打开了门。她跑过一间富丽的大厅，走进一间用一盏煤气灯照亮的卧室。在卧室深处的两套兵器之间，摆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位相貌英俊而亲切的青年。他那高大宽阔的额头，显得高傲和聪明。一双被长长的睫毛遮掩着的乌黑的大眼睛闪闪发光，显露着激烈、对立的两种热情。他那光亮的头发一缕缕地卷曲着垂在颈部；一撮丝一般的、能使天下所有的狮子嫉妒发狂的黑胡子，滑稽地扭曲着生在一块准使一位羞怯或多情的女子忐忑不安的嘴上。

小姐跑到他面前，用一只手拨开掩着她的美丽面孔的面纱。“文塞斯劳！”她对那青年说，同时把另一只手伸给他，“我来得太迟了，是吗？”

“呵，这是谁！曼努埃利塔！你来啦！”

“你骂我不守信了吗？噢！尽管我心情焦急，渴望尽早来看你，可是我一分钟也躲不开我父亲的眼睛，躲不开那群总缠着我的讨厌的求婚人和谄媚者。”

“我骂你不守信？噢！不，曼努埃利塔！我知道，你是想念着我的！你对我的最轻微的记忆，我的心都感到十分珍贵，我相信是难以报答的，哪怕是献出我的鲜血和心灵……不过，请允许我相信，在这儿，在这个时刻，幸福地看见你俯在我的床边，这不是在梦里。”

说完，他就亲自把套在小姐美丽的手上的一只绣着阿拉伯图案的黑色罗纱手套脱了下来，在她的手上吻了吻。他的吻也许过分激动了，因为小姐赶紧把手撤了回去。青年把眼睛转向地面，一阵羞耻的红晕遮住了他的高高的额头。

“献殷勤的！”小姐说，同时努力克制着自己并露出笑容。“我在这个时候，来到这儿，俯在你的床边，不是再自然不过了吗？有个可恶的绅士攻击我的贞操，以为这样可以使我丧失对我父亲的崇拜，似乎给一位年轻女子脸上抹一把灰可以遮住无敌的罗萨斯^①的光辉；你保卫了你童年时代的女朋友，解除了你的敌人的武装，迫使他们在蒙得维的亚说谎；但是，你却受了伤，我的义务不仅是来看你，而且应当为你当护士。要是能够在此照顾你，对我的心来说，该是多么甜蜜啊！可是，我却离开你，被锁在远方；父亲需要我在身边，这个可怖的世界控制着我的生活，并且进行着破坏，好像我的生活还不够痛苦和

① 罗萨斯：阿根廷历史上的独裁者，1835—1852年执政。

可憎！噢！文塞斯劳！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同我母亲与你母亲一起，生活在卢汉河^①畔的凉爽的阴影下呢！”

独裁者的女儿把眼睛抬向空中，也许是为了收回她的眼泪，并且痛苦地把她那美丽的头倚在一根床柱上。

文塞斯劳从枕头上坐起来，把小姐的手按在他的受伤的胸部：“曼努埃利塔，生在荆棘丛中的美丽的花朵！”他叫道，“你所生活的社会是与你不相称的；它不能理解你，它中伤你。但是，如果一个忠实的、坚决的和有力量的男子能够为反对在一个不理解你的世界上生活的不幸做点什么的话，你就吩咐吧，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在你手底下跳动的这颗心紧紧地和你联结着。请相信它吧，把你的痛苦让它来分担吧。”

曼努埃利塔握住文塞斯劳的手，悲苦地微笑着。

“呵！我的朋友，”她对他说，“曼努埃利塔·罗萨斯的满怀嫉妒的命运，注定要使她的心灵忍受孤独和寂寞。那几个没有流亡国外的朋友都投奔拉瓦列的军队了，拉瓦列是我父亲的毫不容情的敌人。尽管我知道他们仍然保留着对我的友情的新鲜的记忆，但是我必须把我对他们的友情的记忆从我的心中除去。文塞斯劳，你是我最后的和最亲爱的朋友，你在我身边的时间不长了；很快你就不做副官了；我在我父亲的书案上看到了你将担任你父亲拉米雷斯上校指挥的兵团副团长的文件和通知你到北方那个团去的命令。”

“你说什么？要我离开……你！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噢！”文塞斯劳叫道，声音里流露着一种隐秘的痛苦。

小姐明白他的话。她灵活地站起身，用面纱遮住面孔。“再见！文塞斯劳！”她对他说，一面伸手到床上去寻找被文塞斯劳脱掉的那只手套。“已经11点，时间不多了。在关门之前

^① 卢汉河：拉普拉他河的支流。

我得赶回帕莱尔莫^①……可是，我的手套呢？”

“在这儿。”文塞斯劳说，他敞开胸膛，露出了贴在心上的手套。“曼努埃利塔，为了纪念这个夜晚，我想永远保存着它。你愿意我怎么保存它呢？是作为胜利品，还是友谊的纪念品？”

“作为友谊的纪念品吧。”小姐回答，然后便卖弄风情地掀起面纱的一端，从门口给文塞斯劳一个飞吻。

“她爱我！”当曼努埃利塔走出房间把门带上的时候，文塞斯劳说，“她爱我，我可以做她的丈夫了。这样，要不是是一种不幸的爱情以狂风般的力量把展现在我面前的飞黄腾达的光辉前程变得暗淡的话，我所梦寐以求的幸福和祖国的昌盛就可以实现了。伊萨贝尔！伊萨贝尔！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呢！你的目光和声音为什么如此深沉地穿进了我的心！”

这时，在白杨树丛中歌唱的那个声音又一次传来。

“这是她的声音！是她！”文塞斯劳叫道。他坐起来，按了按设在床头的一个暗门的弹簧。

二 黑手套

门开了。门外边是一片洒满月光的亮闪闪的原野。一个白色的、像德国歌谣中的威利斯一般轻飘飘的人影走了进来。这是一位年轻女子，身上裹着一件白色的长梳头衣，头上包着一块罗纱头巾；身材稍高。长而散乱的、像黑玉一般乌亮的头发，在黑暗中成波浪形一直垂到地上；她那乌黑的、眼瞳挺大的大眼睛，放射着洞察未来的人所特有那种远大而深沉的目

^① 帕莱尔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市区，罗萨斯的府第所在地。

光。

一看见她,关于曼努埃利塔的记忆和飞黄腾达的欲念就从文塞斯劳的脑海里消散了。

“伊萨贝尔! 我的美丽的天使,我的善良的仙女!”文塞斯劳叫道。“你可来啦!呵,但愿我母亲宽恕她儿子的不孝;可是,她不在这儿我又是多么高兴,这样就使你像我的保护天使一般,穿过夜晚的黑暗和寂静来这儿用你的手为我治疗,用你的迷人的目光、声音和微笑使我的心灵充满快乐!……可是……你的面色这样苍白!……你在战栗!对爱你的人,竟没有什么爱抚的表示也没有一句爱情的言语!伊萨贝尔!是什么痛苦罩着你的面孔呢,亲爱的?”

“我周围的一切,什么也没改变。”伊萨贝尔跪在床下回答,使得文塞斯劳不得不把身子斜倚在枕头上;“什么也没改变:阳光明亮;花儿为我送来最甜蜜的香气;小鸟儿把我的竖琴自你受伤后就沉默了的曲调唱给我听;天上的美丽的星星像往常那样对我微笑;你,我所崇爱的人儿,也在这儿,在我面前;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你的爱情;然而,在这样的阳光,这样的香气,这样的曲调,这样的夜晚、星星和你的眼睛里,却有什么忧伤的东西像石头一般压在我的心头。

“听我对你说,文塞斯劳。当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有一个失眠的夜晚,她听见我在啼哭,她就想到孩子快要出世了。按照我国的一种信仰,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当婴儿在母腹中哭的时候,要是母亲保守这个秘密,孩子就会具有预卜的才能。我母亲没有说出去,以为这样可以为孩子带来幸福;可怜的母亲啊!她却不知道,多么不幸的现实在等待着她女儿的命运!我像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被牢牢地缚在这种称作命运的永恒的秩序上。我预感到不幸的逼近,却不能够避免;在空气、光亮和黑暗中,我知道它即将来临,却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和将要